

文史叢書 58

張作霖與日本

陳鵬仁 編譯

水牛出版社 印行

作者簡介



陳鵬仁：台灣省台南縣人，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日生。

學歷：日本明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西東大學文學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

經歷：曾任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組長、中國國民黨日本地區委員會書記長、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兼任委員。

現在：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兼任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著作：著譯有「戰後日本思想界的逆流」、「戰後日本的思想與政治」、「戰後日本的政黨與政治」、「日本侵華內幕」、「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世界近代史」等書四十餘種。

新版譯序

本書原經王新衡先生之手，由高陽先生交給聚珍書屋出版社以「我殺死了張作霖」的書名出版。惟發行人董鼎先生，與譯者既未簽過契約，又從未給過任何報酬，更未見過面。而該出版社，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加以譯者尚在東京時，曾經以書面徵得董先生同意，另找出版人出版。今日承蒙水牛出版社負責人彭誠晃先生慨允推出。新版加上岡田啓介的「炸死張作霖事件」一文。今年適值抗日戰爭五十周年，此書之問世，實有其特別的意義。最後，我要由衷感謝彭先生及游淑敏小姐幫我出版此書。

陳鵬仁

七六、二、十七、臺北

前言

陳 鵬 仁

去年是九一八事變五十周年，爲了懷念此項做爲一個中國人絕不容許忘記的歷史事件，我利用公餘時間，廣覽日方有關資料，在學術研究上，做了兩種努力：第一是介紹九一八事變之遠因的張作霖被炸死真相；第二是翻譯田中義一內閣的對華政策。

二次大戰後，日本徹底民主化，尤其在學術研究方面，沒有任何限制和約束，有什麼可以寫什麼；日本人炸死張作霖，爲什麼？怎樣進行？還是根據日本人自己寫的似比較可以接近「真相」。一句話，我介紹這些文章，相信其內容還算客觀，可以提供國人，特別是對於研究現代史者參考。

除這些文章外，我還看過相良俊輔著「夕陽滿洲原野」、平野零兒著「滿洲的陰謀者」、兒島襄著「天皇」（Ⅱ滿洲事變）、松本清張著「昭和史發掘」（第三冊）諸書，和新名文夫刊在「日本的戰史」（第二冊滿洲事變）等等文章，但都與本書各文內容，大同小異，所以沒有翻譯。又，書前所用幾幀照片，皆取自每日新聞社出版之「一億人的昭和

我殺死了張作霖

史」。

本書委由聚珍書屋出版社出版，並經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惠撰「張作霖之死與楊宇霆之死」以爲跋，倍增元實。謹此深致謝忱！

一九八二年八月於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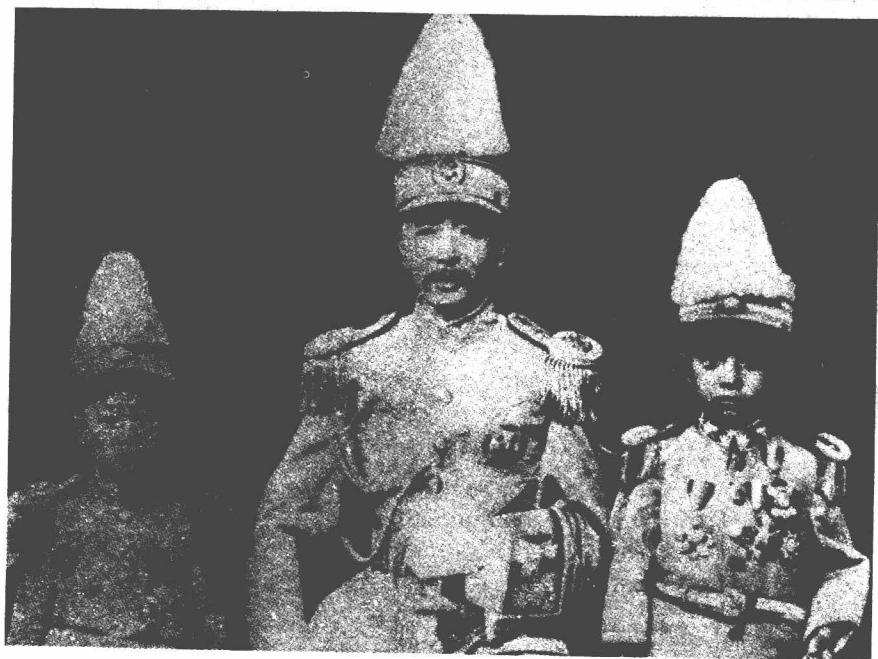
張作霖之戎裝照



左起：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張作霖 田中使梨山半造、張學良



談閑屬部與霖作張



影合子公兩六第、五第與霖作張



張作霖與美軍駐天津司令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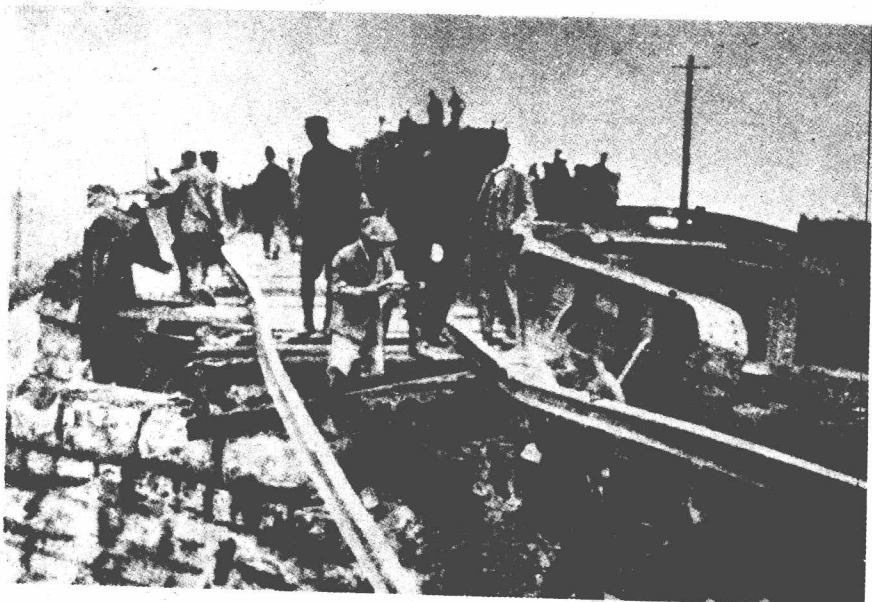
張作霖訪問駐天津之美軍十五聯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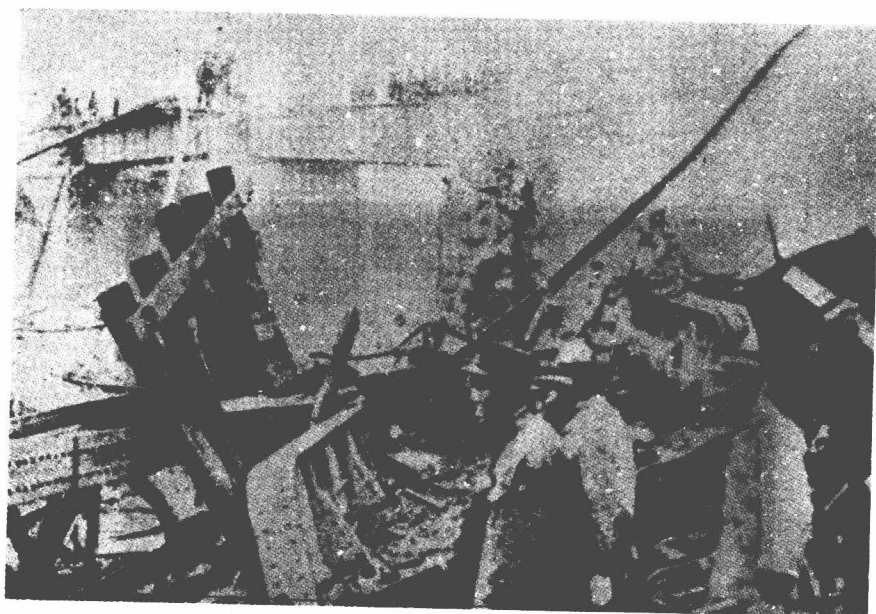
關東軍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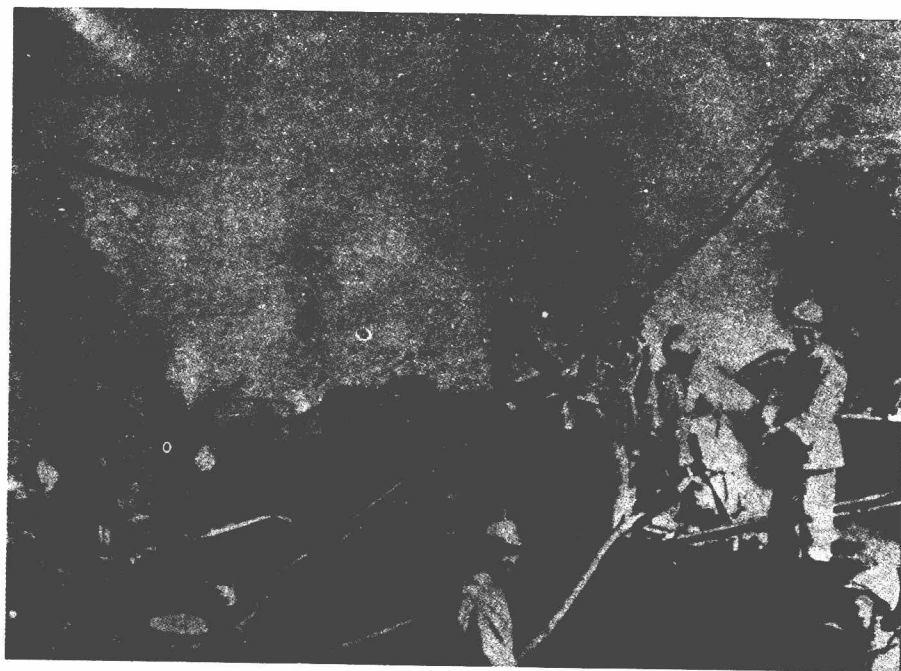
河本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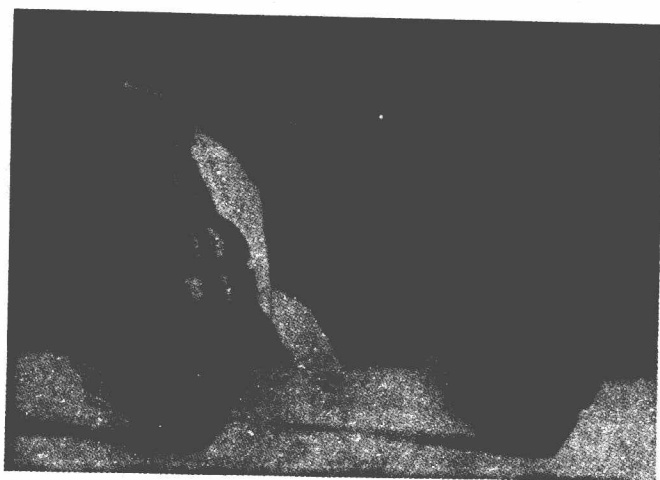
張作霖被炸現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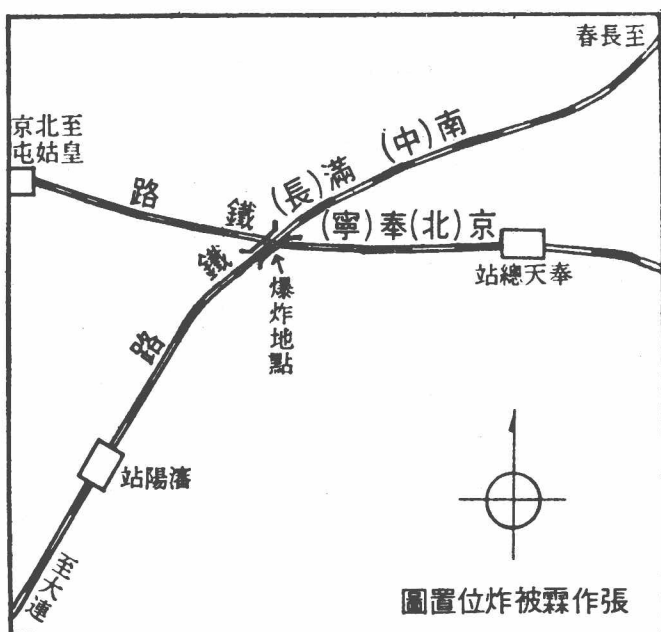
張作霖被炸現場之二



中國消防隊滅火之情形



被日軍殺死之假兇手中國人所攜之手榴彈



張作霖

為道德
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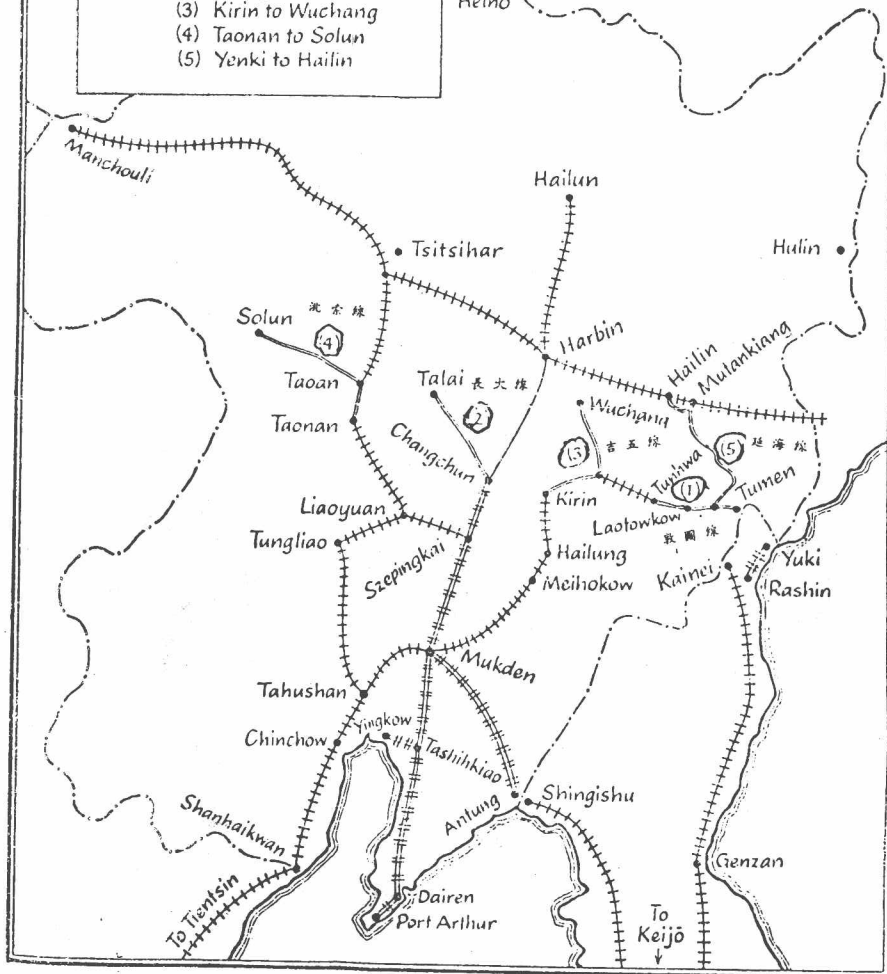
奉天督軍兼省長陸軍大將
張作霖閣下

Yamamoto-Chang Agreements on Five Railroads

1927-1928

滿蒙新五路
要求圖

- ###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
 +++ Existing Railroads
 --- National Boundaries
 == Five Proposed Lines
 (1) Tsinhua to Tumen
 (2) Changchun to Talai
 (3) Kirin to Wuchang
 (4) Taonan to Solun
 (5) Yenki to Hailin



採自滿陽陰謀耶魯大學出版

一九六四年一月

目錄

前言

新版譯序

張作霖被炸死前後

我殺死了張作霖

炸死張作霖事件

張作霖被炸死的真相

張作霖被炸死事件

張作霖的被暗殺

陳鵬仁

陳鵬仁

町野武馬 一

河本大作 二三

岡田啓介 三七

白井勝美 四七

林久治郎 七三

森島守人 八三

張作霖被炸死事件

森 正 藏 九 五

滿洲某重大事件

原 田 熊 雄 一 〇 九

炸死張作霖與町野武馬

森 義 彪 一 一 九

滿洲某重大事件

戶 川 猪 佐 武 一 三 三

皇姑屯事件內幕

島 田 俊 彦 一 五 一

我們如何計劃發動九一八事變

花 谷 正 一 七 一

張作霖之死與楊宇霆之死

高 陽 一 九 五

張作霖被炸死的前後

町野武馬

一

跟我很熟的伊東已代治、山本條太郎和田中義一（譯註一）等人，認為我在中國待過三十年，跟中日的一切問題幾乎有關係，其中有些是牽連到東洋史的根本事件，應該把這些經驗寫下來，惟我不會寫文章，因此山本條太郎決定央請一位文人（譯註二），每天他方便時到我這裏來，將我的話筆記回去。可是，我以「我所做的事情都歸於失敗。而且如果由我來談這些，我一定會臭罵日本的外交和軍人，這是日本的恥辱，所以我絕不寫，也不說。」而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對於田中義一，我有這樣的回憶。一九一八年，出兵西伯利亞的時候，大井成元大將（譯註三）是駐海參威的軍司令官，日軍的一個師團守着烏蘇里。在幾百里前方的黑河，有孤立的混成旅團，黑河那邊是俄國的兩個師團。雙方隨時可能發生衝突。所以得向中國政府要

求架設軍用電線，於是芳澤（謙吉）大使（譯註四）便向北京政府交涉，但北京政府却以「國家的交通大權不能轉讓給日本」而堅決反對。

因此改向齊齊哈爾督軍孫烈臣施加壓力，孫烈臣終於答應齊齊哈爾、黑河間四十幾根電線當中，默許日軍秘密地使用其中的一條；可是沒幾天，齊齊哈爾、黑河間的中國電線，却竟因為山林失火而被燒掉了。日方要求孫烈臣早日修好，但孫却說「沒有材料」、「材料日本可以供應」，「沒人」，「人可以用日本工兵」，「不可以」，如此這般，拖延了一兩個月。日方軍隊、總領事、顧問等，都一再地向孫烈臣提出強硬要求，但孫烈臣却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肯答允。

此刻，駐紮齊齊哈爾的濱面中將，要當時擔任張作霖巡閱使顧問的我即時去看他。濱面曾經是我的長官，所以我馬上到他那裏去。濱面說明事件的經過以後，拜托我說：「請你設法說服孫烈臣。」我說：「真不可思議，我去叫他把它修理好。」而直往齊齊哈爾停車場，孫烈臣親自接我，列軍隊迎接。他們以巡閱使最高顧問之禮歡迎我。

孫烈臣制止想坐他車子之他的顧問齋藤中校說：「今天我有點事情，所以你坐你的車子」；於是我和孫烈臣兩個人坐着孫烈臣的車子，往軍隊列隊中前去。在車裏，孫問我：「